

魏
鄭
公
集

魏徵著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魏鄭公集（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魏鄭公文集目錄

卷一

論時政疏

第二疏

第三疏

第四疏

章宏質妄議宰相疏

論君子小人疏

論御臣之術

論治道疏

理獄聽諫疏

十漸疏

卷二

請陪送葬建成元吉表

明堂議

朝臣被推劾期以上親不宜停侍衛入內議

嫂叔舅服議

象古建侯未可議

賞舊左右議

卷三

羣書治要序

諸王善惡錄序

與徐世勣書

爲李密檄滎陽守郇王慶文

砥柱山銘

九成宮醴泉碑銘

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

道觀內柏樹賦

魏鄭公詩集目錄

五郊樂章

黃帝宮音

肅和

雍和

舒和

青帝角音

肅和

雍和

赤帝徵音

肅和

雍和

舒和

白帝商音

魏鄭公詩集

目錄

魏鄭公詩集 目錄

肅和

雍和

舒和

黑帝羽音

肅和

雍和

舒和

享太廟樂章

永和

肅和

雍和

長發舞

大基舞

大成舞

大明舞

壽和

舒和

雍和

永和

賦西漢

暮秋言懷

述懷

奉和正旦臨朝應詔

魏鄭公文集卷一

唐 鉅鹿魏 徵著

論時政疏

臣觀自古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支百代。傳祚無窮。然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宇。甲兵強盛。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動殊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爲他人所有。彼煬帝豈惡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紂以就滅亡哉。蓋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物以自奉。採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宇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外示威重。內多隘忌。讒邪者必遂其禍。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析。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滅。爲天下之笑。深可痛矣。聖哲乘機。拯其危溺。八柱傾而復正。四維絕而更張。遠肅邇安。不踰於朞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珍奇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爲臣妾矣。若能覽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雖休勿休。焚鹿臺之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潛通。無爲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毀。卽仍其舊。除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於土階。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

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標祿之恭儉。追雕牆之侈靡。因其基以崇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爲下矣。譬如負薪救火。揚湯止沸。以暴易亂。與亂同道。莫可則也。後嗣何觀。夫事無可觀。則人怨神怒。人怨神怒。則災害必生。災害既生。則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後。^{一作}將隆七百之祚。貽厥孫謨。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第二疏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望流之遠。根不固而求木之長。德不厚而望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況於明哲乎。人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憂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誠以待下。旣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吳越爲一體。傲物則骨肉爲行路。雖董之以嚴刑。震之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以自戒。將有作則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以自牧。懼滿溢則思江海下百川。樂盤遊則思三驅以爲度。憂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所加則思無

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宏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遊豫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爲之大道哉。

第三疏

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之恤哉。禮云。爲上易事。爲下易知。則刑不煩。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隆。當今道被華夷。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尙於簡文。志在於明察。刑賞之用。有所未盡矣。夫刑賞之本。在乎揚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爲畫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屈伸在乎好惡。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情於法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癰疽。癰疽可求。則刑斯濫矣。羽毛可出。則賞斯謬矣。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暇豫清談。皆敦尙於孔老。威怒所至。則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宏。刻薄之風尙扇。夫上風旣扇。則下生百端。人競趨時。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黎上下其手。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弊。以人臣之頗僻。猶莫能申其欺罔。況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手足。以教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恤刑爲念。樂其所樂。

遂忘先笑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惟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帳不贍。或以營作差遣。或以物不稱心。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理之所急。實乃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致。富不與奢期。而奢自來。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實在有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非微而難察也。然鮮蹈平易之途。多遵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於將加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必思隋氏以爲殷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知存亡之所在。節嗜欲。以從人。省畋遊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佞倖。杜悅耳之邪說。甘苦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採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己。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身。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則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能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佚。動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

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陛下欲善之志。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

第四疏

臣聞爲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之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行。則遠人斯格。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爲上則敗德。爲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之所不爲也。自王道休明。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道德未益厚。仁義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聞善若驚。既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審諤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肆其巧辯。謂同心者爲朋黨。謂告訐者爲至公。謂強直者爲擅權。謂忠讜者爲誹謗。謂之爲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爲至公。雖矯僞而無咎。強直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金生疑。投杼致惑。正人不得盡其言。大臣莫能與之爭。榮惑視聽。鬱閼大猷。妨化損德。其在茲乎。故孔子之惡利口之覆邦家。蓋爲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之善。臨難不苟。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惟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治。必委之於君子。

事有得失。或訪之於小人。其待君子也。則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通。是則毀譽在於小人。刑罰加於君子。實與喪所在。亦安危所繫。安可以不慎哉。此乃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使修潔之士行之。與汙鄙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況內懷姦利。承順顏旨。其爲禍患。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出。不仁者焉。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於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時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能竭忠。必有在乎內外無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道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此固非其善者。然亦無害於霸也。公曰。如何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於霸。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用。魏簡倫貞觀政要。作魏簡。新舊唐書同。曰。鼓之裔。夫簡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爲不取。穆伯曰。簡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簡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捨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也。如此。況乎爲四海之大君。應千齡之上聖。而可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勵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

而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邪佞君子自強不息無爲而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祚允將何望哉

韋宏質妄議宰相疏

宰相有奸謀隱慝則人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固是人主之柄非小臣所得干議古者朝廷之士尙各守官業思不出位況韋宏質賤人豈得以非所宜言上黷明主此是輕宰相矣後漢太學諸生頗干時政其時謂之處士橫議望陛下知其邪計從朋黨而來每事明察遏絕將來之漸則朝廷安靜邪黨自銷矣

論君子小人疏

臣聞爲人君者在乎善善而惡惡近君子而遠小人善善明則君子進矣惡惡著則小人退矣近君子則朝無秕政遠小人則聽不私邪小人非無小善君子非無小過君子小過則白玉之微瑕小人小善乃鉛刀之一割鉛刀一割良工之所不重小善不足以掩衆惡也白玉微瑕善賈之所不棄小疵不足以妨大美也善小人之小善謂之善善惡君子之小過謂之惡惡此則蒿蘭同臭玉石不分屈原所以爲墟史魚所以泣血者也既識玉石之分又辨蒿蘭之臭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此郭氏所以爲墟史魚所以遺恨者也陛下聰明神武天姿英睿志存汎愛引納多途好善而不甚擇人疾惡而未能遠佞又出言無隱疾惡太深聞人之善未或全信聞人之惡以爲必然雖有獨見之明猶恐理或未盡何則君子揚人

之善。小人訐人之惡。聞惡必信。則小人之道長矣。聞善或疑。則君子之道消矣。爲國家者。急於進君子而退小人。乃使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則君臣失序。上下否隔。亂亡不卹。將何以求治。且流俗常人心無遠慮。情在告訐。好言朋黨。夫以善相成。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今則清濁並流。善惡無別。以告訐爲誠直。以同德爲朋黨。以之爲朋黨。則謂事無可信。以之爲同德。則謂言皆可取。此君恩所以不結於下。臣忠所以不達於上。大臣不能辨正。小臣莫之敢論。遠近承風。混然成俗。非國家之福。非爲治之道。適足以長奸邪。亂視聽。使人君不知所信。臣下不得相安。若不遠慮。深絕其源。則後患未之息也。今之幸而未敗者。由乎君有遠慮。雖失之於始。必得之於終故也。若時逢少墮。往而不返。雖欲悔之。必無所及。旣不可以傳諸後嗣。復何以垂法將來。且夫進善黜惡。施於人者也。以古作鑒。施於己者也。鑒貌在乎止水。鑒己在乎哲人。能以古之哲王。鑒於己之行事。則貌之妍媸。宛然在目。事之善惡。自得於心。無勞司過之史。不假芻蕘之議。巍巍之功。日著。赫赫之名。彌遠。爲人君者。可不務乎。

論御臣之術

臣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作弼。俊乂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爲而化矣。故堯舜文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巍巍之功。周召光煥乎之美。然則四岳九官。五臣十亂。豈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於當今者哉。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耳。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孔翠犀象。大宛之馬。西旅之獒。或無足也。或無

之於八荒之表。途遙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道路不絕者何哉。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況從仕者。懷君之德。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而不至哉。臣以爲與之爲忠。則可使同乎龍逢。比干矣。與之爲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嚮矣。與之爲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與之爲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然而今之羣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勸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有職分。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長。掩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榮顯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道。行事以勵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爲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爲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沈。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妒賢嫉能。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

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構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爲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賤臣也。六曰。諂主以邪佞。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黑白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奸詐。然則臣之情僞。知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爲善者蒙賞。爲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奸惡相攻。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君之罰不可以有功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疏遠。罰不阿親貴。以公平爲規矩。以仁義爲準繩。考事以正其名。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尙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期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爲人擇官。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則夙夜不怠。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

論治道疏

臣聞君爲元首。臣作股肱。譬契同心。合而成體。已成不備。爲未成人。然則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